宋史/卷2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六 ◄

宋史
卷二百五十七　列傳第十六

► 卷二百五十八

吳廷祚

吳廷祚，字慶之，幷州太原人。少頗讀書，事周祖，為親校。廣順初，授莊宅副使，遷內軍器庫使、知懷州，入為皇城使。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，以廷祚權知鄆州。

世宗即位，遷右羽林將軍，充內客省使。未幾，拜宣徽北院使。世宗征劉崇，為北面都巡檢使。師還，權判澶州。歸闕，加右監門衛大將軍。俄遷宣徽南院使、判河南府、知西京留守事。汴河決，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。因增築堤防，自京城至臨淮，數旬訖工。世宗北征，權東京留守。是夏，河決鄭州原武縣，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。師還，以廷祚為左驍衛上將軍、檢校太傅，充樞密使。恭帝即位，加檢校太尉。

宋初，加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以其父名璋，故避之。會李筠叛，廷祚白太祖曰：「潞城岩險，且阻太行，賊據之，未易破也。筠素勇而輕，若速擊之，必離上黨來邀我戰，猶獸亡其藪，魚脫於淵，因可擒矣。」太祖遂親征，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。筠果領兵來，戰澤州南，其眾敗走。及討李重進，又為東京留守。

建隆二年夏，帝謂之曰：「卿掌樞務，有年於茲，與卿秦州，以均勞逸。明日制出，恐卿以離朕左右為憂，故先告卿。」即以為雄武軍節度。先是，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，多材植，古伏羌縣之地。高防知州日，建議就置采造務，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。西夏酋長尚波于率眾爭奪，頗傷役卒，防捕擊其黨，以狀聞。上令廷祚代防，齎詔赦尚

波于等，夏人感悅。是年秋，以伏羌地來獻。

乾德二年來朝，改鎮京兆。開寶四年，長春節來朝。俄遇疾，車駕臨問，命爇艾灸其腹，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。未幾卒，年五十四。贈侍中，官給葬事。

廷祚謹厚寡言，性至孝，居母喪，絕水漿累日。好學，聚書萬餘卷。治家嚴肅，尤崇奉釋氏。

子元輔、元載、元範、元辰、元吉、元慶。元範、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。元吉，閤門祗候。元吉子昭允，太子中舍。元慶子守仁，內殿崇班。

子 元輔

元輔，字正臣，頗好學，善筆劄。周廣順中，以父任補供奉官。世宗嗣位，遷洛苑使。宋初，授左驍衛將軍、澶州巡檢，累官至定州鈐轄。卒，年四十八。子昭德、昭遜、昭普，並閤門祗候。

子 元載

元載，建隆初，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，賜緋魚袋。廷祚出鎮秦、雍，並補衙門都校。廷祚卒，授供奉官。太平興國三年，加閤門祗候，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。九年，擢為西上閤門副使，出知陝州。

雍熙三年，徙知秦州。州民李益者，為長道縣酒務官，家饒於財，僮奴數千，指恣橫持郡吏短長，長吏而下皆畏之。民負息錢者數百家，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，獨推官馮伉不從。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，拽之下馬，因毀辱之。先是，益厚賂朝中權貴為庇護，故累年不敗。及伉屢表其事，又為邸吏所匿，不得達。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，譯因入見，上其表。帝大怒，詔元載逮捕之。詔書未至，京師權貴已報益，益懼，亡命。元載以聞，帝愈怒，詔州郡物色急捕之，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，鞫於御史府，具得其狀，斬之，盡沒其家。益子仕衡先舉進士，任光祿寺丞，詔除籍，終身不齒。益之伏法，民皆飯僧相慶。

端拱初，遷西上閤門使。淳化二年，加領富州刺史，俄徙知成都府。蜀俗奢侈，好遊蕩，

民無贏餘，悉市酒肉為聲妓樂，元載禁止之；吏民細罪又不少貸，人多怨咎。及王小波亂，元載不能捕滅，受代歸闕，而成都不守。

時李仕衡通判華州，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，伺元載至闕，遣人閱行裝，收其關市之稅。元載拒之，仕衡抗章疏其罪，坐責郢州團練副使。移單州，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子昭明，為內殿崇班；昭矩，太子中舍。

子 元辰

元辰，字君華。太平興國八年，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，授左衛將軍、駙馬都尉。明年正月，領愛州刺史。是冬，領本州團練使。

雍熙三年，有事北邊，元辰表求試劇郡，命知鄆州。逾年召入，尋知河陽。還朝，改鄯州觀察使。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，奉祿賜予悉增之。再知河陽。

淳化元年，以主疾召還。主薨，復遣之任。五年，秋霖河溢，奔注溝洫，城壘將壞，元辰躬涉泥滓，督工補塞。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，元辰命濟以舟楫，設餅餌以食。時澶、陝悉罹水災，元辰所部賴以獲安。

真宗即位，換安州觀察使，俄知澶州。咸平三年，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，詔書嘉獎，遷寧國軍留後、知定州。時王超、王繼忠領兵逾唐河，與遼人戰，元辰度其必敗，乃急發州兵護河橋。既而超輩果敗，遼人乘之，至橋，見陣兵甚盛，遂引去。考滿，吏民詣闕貢馬，疏其善政十事，願借留樹碑，表其德政。詔褒之。屬歲旱，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。元辰曰：「巫本妖民，龍止獸也，安能格天？惟精誠可以動天。」乃集道人設壇，潔齋三日，百拜祈禱，澍雨沾洽。

景德三年代歸，拜武勝軍節度。三年，以陵域積水，議堙掘溝澗，命為修諸陵都部署，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。出知潞州。初，幷、代、澤、潞皆分轄戍卒，後並於太原。至是，以元辰臨鎮，遂分領澤、潞、晉、絳、磁、隰、威勝七州軍戎事，委元辰專總之。東封，表求扈從，命祀青帝。禮畢，加檢校太傅、知徐州。大中祥符四年，以祀汾陰恩，改領山南東道。五月，制書下，元辰被疾卒，年五十。贈中書令，謚忠惠。子弟進秩者

五人。五年，葬元扆，時上元欲觀燈，帝為移次夕。

元扆性謹讓，在帆鎮有憂民心，待賓佐以禮。喜讀《春秋左氏》，聲色狗馬，一不介意。所得祿賜，即給親族孤貧者。將赴徐州，請對言：「臣族屬至多，其堪祿仕者皆為表薦，餘皆均奉贍之。」公主有乳媼，得入參宮禁，元扆慮其去後妄有請托，白上拒之。真宗深所嘉歎，於帝婿中獨稱其賢。及歿，甚悼惜之。且以元扆得疾，本州不以聞，詔劾其官屬。

子守禮，至六宅使、澄州刺史，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；守嚴，至內殿崇班。天禧中，錄守嚴子承嗣、承緒並為殿直；守良為內殿崇班；守讓閤門祗候。

李崇矩

李崇矩，字守則，潞州上黨人。幼孤貧，有至行，鄉里推服。漢祖起晉陽，次上黨，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，聞崇矩名，召署親吏。乾祐初，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，多殘殺軍民，左右懼，稍稍引去，惟崇矩事之益謹。及弘肇被誅，獨得免。

周祖與弘肇素厚善，即位，訪求弘肇親舊，得崇矩。謂之曰：「我與史公受漢厚恩，戮力同心，共獎王室，為奸邪所構，史公卒罹大禍，我亦僅免。汝史氏家故吏也，為我求其近屬，吾將恤之。」崇矩上其母弟福。崇矩素主其家，盡籍財產以付福，周祖嘉之，以崇矩隸世宗帳下。顯德初，補供奉官。從征高平，以功轉供備庫副使，改作坊使。恭帝嗣位，命崇矩告哀於南唐。還判四方館事。

宋初，李筠叛，命崇矩率龍捷、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，以所部攻大會砦，拔之，斬首五百級。改澤、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，與石守信、高懷德、羅彥瓌同破筠眾於碾子谷。及平澤、潞，遣崇矩先入城，收圖籍，視府庫。因上言曰：「上黨，臣鄉里也。臣父尚槀葬，願護櫬歸京師。」許之，賜予甚厚。師還，會判三司張美出鎮，拜右監門衛大將軍，充三司使。從征李重進，還為宣徽北院使，仍判三司。

乾德二年，代趙普拜樞密使。五年，加檢校太傅。時劍南初平，禁軍校呂翰聚眾構亂，軍多亡命在其黨中，言者請誅其妻子。太祖疑之，以語崇矩。崇矩曰：「叛亡之徒固當孥戮，然案籍合誅者萬餘人。」太祖曰：「朕恐有被其驅率，非本心者。」乃令盡釋之。翰眾聞之，亦稍稍自歸。未幾，翰敗滅。

開寶初，從征太原。會班師，命崇矩為後殿。次常山，被病，帝遣太醫診視，命乘涼車還京師。崇矩叩頭言：「涼車乃至尊所御，是速臣死爾。」固辭得免。

時趙普為相，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，相厚善，帝聞之不悅。有鄭伸者，客崇矩門下僅十年，性險詖無行，崇矩待之漸薄。伸銜之，因上書告崇矩陰事。崇矩不能自明。太祖釋不問，出為鎮國軍節度，賜伸同進士出身，以為酸棗主簿；仍賜器幣、襲衣、銀帶。六年，崇矩入為左衛大將軍。

太平興國二年夏，河防多決，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、棣，按行河堤。是秋，出為邕、貴、潯、賓、橫、欽六州都巡檢使。未幾，移瓊、崖、儋、萬四州都巡檢使，麾下軍士咸憚於行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，凡直數百萬，悉分給之，眾乃感悅。時黎賊擾動，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，以己財遺其酋長，眾皆懷附。代還，拜右千牛衛上將軍。雍熙三年，命代宋偓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。端拱元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贈太尉，謚元靖。

崇矩性純厚寡言，尤重然諾。嘗事史弘肇，及卒，見其子孫，必厚禮之，振其乏絕。在嶺海四五年，恬不以炎荒嬰慮。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，或旬餘，或彌月，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，未嘗留滯，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。信奉釋氏，飯僧至七十萬，造像建寺尤多。又喜黃白術，自遠迎其人，館於家以師之，雖知其詐，猶以為神仙，試已終無悔恨。子繼昌。

子 繼昌

繼昌，字世長。初，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，每太祖誕辰，必遣繼昌奉幣為壽。嘗畀弱弓輕矢，教以射法。建隆三年，蔭補西頭供奉官。太祖欲選尚公主，崇矩謙讓不敢當，繼昌亦自言不願。崇矩亟為繼昌聘婦，太祖聞之，頗不悅。

開寶五年，選魏咸信為駙馬都尉，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。崇矩出華州，補鎮國軍牙職。入為右班殿直、東頭供奉官，監大名府商稅，歲課增羨。會詔擇廷臣有勞者，府以名聞。丁外艱，服闋，授西京作坊副使。淳化中，齊饑多盜，命為登、萊、沂、密七州都巡檢使。

至道二年，蜀賊平，餘黨頗嘯聚，拜西京作坊使、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，

旋改兵馬鈐轄。賊酋喻雷燒者，久為民患，以金帶遺繼昌，繼昌偽納之，賊懈不設備，因掩殺之。進西京左藏庫使。

咸平三年，王均亂蜀，與雷有終、上官正、石普同受詔進討，砦於城西門。賊忽開城偽遁，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，繼昌覺，亟止之不聽，因獨還砦。賊果閉關發伏，悉陷之，有終等僅以身免。繼昌按堵如故，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，泣請引去。繼昌曰：「吾位最下，當俟主帥命。」是夕，有終馳報至，徙繼昌屯雁橋門。三月，破彌牟砦，斬首千級，大獲器仗，進逼魚橋門，均脫走。繼昌入城，嚴戒部下，無擾民者。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，俟事平遣還其家。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，聞均梟首乃還。以功領獎州刺史。俄知青州，入掌軍頭引見司。

景德二年，將幸澶州，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。遼人請和，欲近臣充使，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，俄與韓杞同至行在；及遼人聘至，又命至境首接伴。尋擢為西上閤門使。三年，又副任中正使契丹。是冬，將朝陵寢，以汝州近洛，衛兵所駐，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。駕還，召歸，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進秩東上閤門使。俄以目疾求歸京師。入對，勞問再三，遣尚醫診視，假滿仍給以奉。少愈，令樞密院傳旨，將真拜刺史，復任延安。繼昌以疾表求休致。未幾，改右驍衛大將軍，領郡如故。祀汾陰，留為京師新城巡檢鈐轄，改左神武軍大將軍、權判右金吾街仗。其子遵勖，尚萬壽長公主。

天禧初，主誕日，邀繼昌過其家，迎拜為壽。帝知之，密以襲衣、金帶、器幣、珍果、美饌賜之。翌日，主入對，帝問繼昌強健能飲食，拜連州刺史，出知涇州。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，皆許之。二年冬，卒，年七十二。遣中使護櫬以歸。錄其子讚善大夫文晟為殿中丞，殿直文旦為侍禁。

繼昌性謹厚，士大夫樂與之遊。為治尚寬，所至民懷之。任峽路時，與上官正聯職。正殘忍好殺，嘗有縣胥護芻糧，地遠後期，正令斬之，繼昌徐為解貸焉。鄭伸者，早死，其母貧餓，嘗詣繼昌乞丐，家人兢前詬逐。繼昌召見，與白金百兩，時人稱之。

遵勖初尚主，詔升為崇矩子，授昭德軍留後、駙馬都尉。

王仁贍

王仁贍，唐州方城人。少倜儻，不事生產，委質刺史劉詞。詞遷永興節度，署為牙校。詞將卒，遺表薦仁贍材可用。太祖素知其名，請於世宗，以隸帳下。

宋初，授武德使，出知秦州，改左飛龍使。建隆二年，遷右領軍衛將軍，充樞密承旨。高繼沖請命，以仁贍為荊南巡檢使。繼沖入朝，命知軍府。乾德初，遷左千牛衛大將軍。不逾月，加內客省使。

二年春，召赴闕，擢為樞密副使。七月，加左衛大將軍。興師討蜀，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。蜀平，坐沒入生口財貨、殺降兵致蜀土擾亂，責授右衛大將軍。初，劍南之役，大將王全斌等貪財，軍政廢弛，寇盜充斥。太祖知之，每使蜀來者，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、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，盡得其狀。及全斌等歸，帝詰仁贍，仁贍歷詆諸將過失，欲自解。帝曰：「納李廷珪妓女，開豐德庫取金寶，豈全斌輩邪？」仁贍不能對。廷珪，故蜀將也。帝怒，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，仁贍以新立功，第行降黜而已。帝幸洛，以仁贍判留守司、三司兼知開封府事。及召沈倫赴行在，以仁贍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。駕還，遂判三司，俄命權宣徽北院事。

太平興國初，拜北院使兼判如故，加檢校太保。四年，親征太原，充大內部署，仍判留守司、三司，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。師還，加檢校太傅。五年，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、隴間，聯巨筏至京師，所過關渡，矯稱制免算；既至，厚結有司，悉官市之，倍收其直。仁贍密奏之，帝怒，以三司副使范旻、戶部判官杜載、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。旻、載具伏罔上為市竹木入官；端為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。貶旻為房州司戶，載均州司戶，端商州司戶。判四方館事程德玄、武德使劉知信，翰林使杜彥圭，日騎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，武德副使竇神興，左衛上將軍張永德，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，駙馬都尉王承衍、石保吉、魏咸信，並坐販竹木入官，責降罰奉。是歲，車駕北巡，命仁贍為大內部署。

七年春，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，爭辯帝前，仁贍辭屈，責授右衛大將軍。翌日，改唐州防禦使，月給奉錢三十萬。仁贍之獲罪也，兵部郎中、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。先是，仁贍掌計司殆十年，恣下吏為奸，怙恩寵無敢發者；前者發范旻等事，中外益畏其口。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，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。朝參日，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。帝詰之，仁贍屈伏。帝怒甚，故及於譴，而恕等悉獎擢。琪與恕等聯事，始合謀同奏，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贍，故亦左降。仁贍既失權勢，因怏怏成疾，

數日卒，年六十六。

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，謂宰相趙普等曰：「王仁贍領邦計積年，恣吏為奸，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，朕悉令罷之，命使分掌。仁贍再三言，恐虧舊數，朕拒之。未逾年，舊獲千緡者為一二萬緡，萬緡者為六七萬緡，其利數倍，用度既足，儻遇水旱，即可免民租稅。仁贍心知其非，頗亦慚悸，朕優容之。」子昭雍，為崇儀副使。

楚昭輔

楚昭輔，字拱辰，宋州宋城人。少事華帥劉詞。詞卒，事太祖，隸麾下，以才幹稱，甚信任之。陳橋師還，昭憲太后在城中，太祖憂之，遣昭輔問起居，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，太后乃安。

宋初，為軍器庫使。太祖親討澤、潞，及征淮揚，並以昭輔為京城巡檢。建隆四年，權知揚州，使江表。還，命鉤校左藏庫金帛，數日而畢，條對稱旨。開寶四年，帝以其能心計，拜左驍衛大將軍、權判三司。六年，遷樞密副使。九年，命權宣徽南院事。

太平興國初，拜樞密使。三年，加檢校太傅。從征太原，加檢校太尉。俄以足疾請告，帝親臨問。以所居湫隘，命有司廣之，昭輔慮侵民地，固讓不願治。帝嘉其意，賜白金萬兩，令別市第。昭輔被疾，家居近一歲，始以石熙載代之。昭輔不求解職，上亦不忍罷。會郊祀畢，罷為驍騎衛上將軍。逾年卒，年六十九。廢朝，贈侍中，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。無子，錄其兄子吉為供奉官，敏為殿直。

昭輔性勤介，人不敢干以私，然頗吝嗇，前後賜予萬計，悉聚而畜之。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，且曰：「吾無汗馬勞，徒以際會得此，吾為國家守爾，後當獻於上。」及罷機務，悉以市善田宅，時論鄙之。

初，詞卒，昭輔來京師，問卜於瞽者劉悟。悟為筮卜，曰：「汝遇貴人，見奇表豐下者即汝主也，宜謹事之，汝當貴矣。」及見太祖，狀貌如悟言，遂委質焉。

咸平三年，錄弟之子諒為借職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錄從孫鼎為右班殿直。吉至內殿崇班。吉子隨，敏子咸，並進士及第，隨為太常博士，咸屯田員外郎。

李處耘

李處耘，潞州上黨人。父肇，仕後唐，歷軍校，至檢校司徒。從討王都定州，契丹來援，唐師不利，肇力戰死之。晉末，處耘尚幼，隨兄處疇至京師，遇張彥澤斬關而入，縱士卒剽略。處耘年猶未冠，獨當里門，射殺十數人，眾無敢當者。會暮夜，遂退。迨曉復鬥，又殺數人，鬥未解。有所親握兵，聞難來赴，遂得釋，里中賴之。

漢初，折從阮帥府州，召置門下，委以軍務。從阮後歷鄧、滑、陜、邠四節度，處耘皆從之。在新平日，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，周祖信之，黜為宜祿鎮將。從阮表雪其冤，詔復隸麾下。

顯德中，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，會李繼勳鎮河陽，詔署以右職。繼勳初不為禮，因會將吏宴射，處耘連四發中的，繼勳大奇之，令升堂拜母，稍委郡務，俾掌河津。處耘白繼勳曰：「此津往來者懼有奸焉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居數月，果得契丹諜者，索之，有與西川、江南蠟書，即遣處耘部送闕下。

太祖時領殿前親軍，繼勳罷鎮，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，補都押衙。會太祖出征，駐軍陳橋，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，遽白太宗，與王彥升謀，召馬仁瑀、李漢超等定議，始入白太祖，太祖拒之。俄而諸軍大噪，入驛門，太祖不能卻。處耘臨機決事，謀無不中，太祖嘉之，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、右衛將軍。

從平澤、潞，遷羽林大將軍、宣徽北院使。討李重進，為行營兵馬都監。賊平，以處耘知揚州。大兵之後，境內凋弊，處耘勤於綏撫，奏減城中居民屋稅，民皆悅服。建隆三年，詔歸京師，老幼遮道涕泣，累日不得去。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，賜甲第一區。

朗州軍亂，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，以處耘為都監。入辭，帝親授方略，令會兵漢上。先是，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荊南，覘勢強弱。使還，具言可取之狀，遂命處耘圖之。處耘至襄州，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荊南，請具薪水給軍，荊人辭以民庶恐懼，願供芻餼於百里外。處耘又遣德裕諭之，乃聽命。遂令軍中曰：「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。」

師次荊門，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，且來覘也。處耘待之有加，諭令翌日先還。延嗣大喜，令報繼沖以無虞。荊門距江陵百餘里，是夕，召保寅等飲宴延

釗之帳。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。繼沖但俟保寅、延嗣之還，遽聞大軍奄至，即惶怖出迎，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。處耘揖繼沖，令待延釗，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。比繼沖還，則兵已分據城中，荊人束手聽命。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，並其師，晨夜趨朗州。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，大破賊於三江口，獲船七百餘艘，斬首四千級。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，擊敗之。逐北至敖山砦，賊棄砦走，俘獲甚眾。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，令左右分啖之，黜其少健者，令先入朗州。會暮，宿砦中，遲明，延釗大軍繼至。黜者先入城言，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啖，朗人大懼，縱火焚城而潰。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，為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砦僧寺中。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。遂入潭州，盡得荊湖之地。

初，師至襄州，衢肆鬻餅者率減少，倍取軍人之直。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，延釗怒不受，往復三四，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。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，使酒凶恣，王氏憩於處耘。處耘召義啁責，義又譖處耘於延釗。至白湖，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，良久，舍中人大呼求救，遣捕之，即延釗圉人也，乃鞭其背，延釗怒斬之。由是大不協，更相論奏。朝議以延釗宿將貰其過，謫處耘為淄州刺史。處耘懼，不敢自明。在州數年，乾德四年，卒，年四十七。廢朝，贈宣德軍節度、檢校太傅，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。

處耘有度量，善談當世之務，居常以功名為己任。荊湖之役，處耘以近臣護軍，自以受太祖之遇，思有以報，故臨事專制，不顧群議，遂至於貶。後太祖頗追念之。及開寶中，為太宗納其次女為妃，即明德皇后也。

子繼隆、繼和，自有傳；繼恂，官至洛苑使、順州刺史，贈左神武大將軍。繼恂子昭遜，為供備庫使。處疇，官至作坊使，子繼凝。

子 繼隆

繼隆，字霸圖，幼養於伯父處疇。及長，以父蔭補供奉官。處耘貶淄州，繼隆亦除籍。會長春節，與其母入貢，復舊官。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，忌繼隆有才，繼隆因落魄不治產，以遊獵為娛。

乾德中平蜀，選為果、閬監軍，年方弱冠，母憂其未更事，將輔以處耘左右。繼隆曰：「是行兒自有立，豈須此輩，願不以為慮。」母慰而遣之。代還，夜涉棧道，雨滑，與

馬偕墜絕澗，深十餘丈，絓於大樹。騎卒馳數十里外，取火引綆以出之。

會征江南，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，止給刀盾。蠻賊數千陣長沙南，截其道。繼隆率眾力戰，賊遁去，手足俱中毒矢，得良藥而愈，部卒死傷者三之一。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。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，破桃田砦，追賊二十里，入潭富砦，焚其梯衝芻積。

復從李符督荊湖漕運，給征南諸軍。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，多出舟師斷餉道，繼隆屢與鬥，糧悉善達。日馳四五百里，常令往來覘候。一日中途遇虎，射殺之。嘗獲吳將，部送赴闕，至項縣而病，斬其首以獻，太祖益嘉之。與吳人戰，流矢中額，以所冠胄堅厚，得不傷。

太祖察其才，且追念其父，欲拔用之，謂曰：「昇州平，可持捷書來，當厚賞汝。」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，皆伺城陷獻捷，會有機事當入奏，皆不願行，而繼隆獨請赴闕。太宗見其來，時城尚未下，甚訝之。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，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，城破之兆也。翌日，捷奏至，太祖召謂曰：「如汝所料矣。」吳將盧絳聚眾萬餘，攻掠州縣，命繼隆招來之。江南平，錄功遷莊宅副使。從幸西洛，改御營前後巡檢使。

太平興國二年，改六宅使。嘗詔與王文寶、李神祐、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，又與梁迥、竇神寶治決河。迥體肥碩，所乘舟弊不能濟，繼隆易以己舟。已而繼隆舟果覆，棲枯桑杪，賴他舟以度。

從征太原，為四面提舉都監，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，機石過其旁，從卒仆死，繼隆督戰無怠。討幽州，與郭守文領先鋒，破契丹數千眾。及圍范陽，又與守文為先鋒，大敗其眾於湖翟河南。

後為鎮州都監，契丹犯邊，與崔翰諸將禦之。初，太宗授以陣圖，及臨陣有不便，眾以上命不可違。繼隆曰：「事有應變，安可預定，設獲違詔之罪，請獨當也。」即從宜而行，敗之於徐河。

四年，遷宮苑使、領姚州刺史，護三交屯兵。與潘美出征北邊，破靈丘縣，盡略其人以歸。改定州駐泊都監。嘗領兵出土鐙砦，與賊戰，獲牛羊、車帳甚眾。詔書褒美。

李繼遷叛，命繼隆與田仁朗、王侁率兵擊之。四月，出銀州北，破悉利諸族，追奔數十

里，斬三千餘級，俘蕃漢老幼千餘，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，牛馬、鎧仗所獲尤多。又出開光穀西杏子坪，破保寺、保香族，斬其副首領埋乜已五十七人，降銀三族首領析八軍等三千餘眾，復破沒邵浪、悉訛諸族，及濁輪川東、兔頭川西，生擒七十八人，斬首五十九級，俘獲數千計。引師至監城，吳移、越移四族來降，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眾不下，乃與尹憲襲擊之，夷其帳千餘，俘斬七千餘級。俄改領環州團練使，又護高陽關屯兵。

從曹彬征幽州，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眾數千於固安南，下固安、新城，進克涿州，矢中左股，血流至踵，獲契丹貴臣一人。彬欲上其功，繼隆止之。俄而傅潛、米信軍敗眾潰，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。即命繼隆知定州，尋詔分屯諸軍，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。旬餘，有敗卒集城下，不知所向，繼隆按詔給券，俾各持詣所部。太宗益嘉其有謀。

三年，遷侍衛馬軍都虞候、領武州防禦使。契丹大入邊，出為滄州都部署。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，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，緩急為援。既而敵圍廷讓數重，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，廷讓力不敵，全軍陷沒，裁以單騎遁免。上怒，追繼隆赴闕，令中書問狀，既而得釋。逾年，加領本州觀察使。

端拱初，製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、領保順節度。九月，出為定州都部署。初，朝議有寇至，令堅壁清野，勿與戰。一日，契丹驟至，攻滿城，至唐河。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，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。繼隆曰：「閫外之事，將帥得專。」乃與繼忠出兵，戰數合，擊走之。

二年冬，送芻粟入威虜軍，蕃將於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，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，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，而與尹繼倫列陣以待。敵眾方食，繼倫出其不意，擊走之。繼隆追奔過徐河，俘獲甚眾。嘗有詔廢威虜軍，繼隆言：「梁門為北面保障，不可廢。」遂城守如故，訖為要地。

淳化初，上遣使至定州，密諭繼隆：「若契丹復入寇，朕當親討。」繼隆上奏曰：「自北邊肆孽，邊邑多虞，陛下不知臣不材，任以疆事，臣敢不講求軍實，震耀戎容，奉揚天聲，以遏外侮。然臣奉辭之日，曾瀝愚衷，誠以蜂蟻之妖，必就鯨鯢之戮。臣子之分，死生以之，望不議於親巡，庶靡勞於天步，今聆聖誨，將決親征，且一人既行，百司景從，次舍驅馳，郡縣供饋，勞費滋甚。殄此微妖，當責將帥，臣雖駑弱，誓死為期。」是歲，契丹不入邊，議遂止。

四年夏，召還，太宗面獎之，改領靜難軍節度，復遣還屯所。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，朝廷患之，又綏州牙校高文岌舉城效順，河外蕃漢大擾，以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、尚食使尹繼隆為都監以討之。既而繼遷遁去，擒保忠以獻。初，裨將侯延廣、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，及出兵追之，繼隆曰：「保忠机上肉爾，當請於天子。今繼遷遁去，千里窮磧，艱於轉餉，宜養威持重，未易輕舉。」延廣等服其言。

會密詔廢夏州，隳其城。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，以為朔方古鎮，賊所窺覦之地，存之可依以破賊；並請於銀、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，以扼其衝，且為內屬蕃部之障蔽，而斷賊糧運。皆不報。

至道二年，白守宗守榮、馬紹忠等送糧靈州，為繼遷所邀，敗於洛浦河。上聞之怒，亟命繼隆為靈、環十州都部署。是秋，五路討繼遷，以繼隆出環州，取東關鎮，由赤樫、苦井路赴之。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，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。且遣繼和入奏，太宗召詰之，知其必敗，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，督其進軍赤樫。瑩至，繼隆以便宜發兵，不俟報，與丁罕行十餘日，果不見賊而還。諸將失期，士卒困乏。繼隆素剛，因慚憤，肆殺戮，乃奏轉運使陳綋、梁鼎軍儲不繼，並坐削秩。

三年春，繼遷以蕃部從順者眾，遣其軍主史乚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雉，以遏絕之。執倉族蕃官乚遇來告，繼隆遣劉承蘊、田敏會乚遇討之，斬首數千級，獲牛馬、橐駝萬計。

先是，受詔送軍糧赴靈州，必由旱海路，自冬至春，而芻粟始集。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，眾議不一，繼隆固執論其事，太宗許焉。遂率師以進，壁古原州，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，是為鎮戎軍。

真宗即位，改領鎮安軍節度、檢校太傅。逾月召還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解兵柄歸本鎮。咸平二年，丁內艱，起復。會秋潦暴集，蔡水壞岸，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，自辰訖午，衝波稍息。四年，加檢校太師。王師失利於望都，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，因乞自效。俄召還，延見詢訪，因言：「醜類侵擾，蓋亦常事，願委將帥討伐，不煩親征。」真宗慰諭之，改山南東道節度，判許州。景德初，明德皇太后不豫，詔入省疾。九月，復許會葬。是冬，契丹大入，逾魏郡至河上。真宗幸澶淵，繼隆表求扈從，命為駕前東西排陣使，先赴澶州，陳師於北城外，毀車為營。敵數萬騎急攻，繼隆與石保吉率眾禦之，追奔數里。及上至，幸北門觀兵，召問慰勞，見其所部整肅，歎賞久之。翌日，幸

營中，召從臣飲宴。二年春，還京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食邑、實封。詔始下，會疾作，上親臨問。繼和時為幷、代鈐轄，驛召省視。卒，年五十六。車駕臨哭之慟，為制服發哀。贈中書令，謚忠武。以其子昭慶為洛苑使，從子昭　、昭遜，並為內殿崇班。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。乾興初，詔與李沆，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。

繼隆出貴胄，善騎射，曉音律，感慨自樹，深沉有城府，嚴於御下。好讀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喜名譽，賓禮儒士。在太宗朝，特被親信，每征行，必委以機要。真宗以元舅之親，不欲煩以軍旅，優遊近藩，恩禮甚篤。然多智用，能謙謹保身。明德寢疾，欲面見之，上促其往。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箋，終不入。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，繼隆不設湯茗，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。昭慶改名昭亮，至東上閤門使、高州刺史。

子 繼和

繼和，字周叔，少以蔭補供奉官，三遷洛苑使。淳化後，繼隆多在邊任，繼和常從行，友愛尤至，每令入奏機事。繼隆罷兵柄，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，曰：「吾門不墜者在爾矣。」

初，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，朝廷不果於行。繼和面奏曰：「平涼舊地，山川阻險，旁扼夷落，為中華襟帶，城之為便。」太宗乃許焉。後復不守。咸平中，繼和又以為言，乃命版築，以繼和知其軍，兼原、渭、儀都巡檢使。城畢，加領平州刺史。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，墾田積粟，又屢請益兵，朝議未許。上曰：「苟緩急，部署不為濟師，則或至失援矣。」命繼和兼涇、原、儀、渭鈐轄。時繼遷未弭，命張齊賢、梁顥經略，因訪繼和邊事。繼和上言：

「鎮戎軍為涇、原、儀、渭北面扞蔽，又為環、慶、原、渭、儀、秦熟戶所依，正當回鶻、西涼、六穀、吐蕃、咩逋、賤遇、馬臧、梁家諸族之路。自置軍已來，克張邊備，方於至道中所葺，今已數倍。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，涇、原、渭州苟有緩急，會於此軍，並力戰守，則賊必不敢過此軍；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，熟戶老幼有所歸宿。

此軍苟廢，則過此新城，止皆廢壘。有數路來寇：若自隴山下南去，則由三百堡入儀州製勝關；自瓦亭路南去，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；自清石嶺東南去，則由小盧、大盧、潘穀入潘原縣；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，東則入涇州；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，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；其餘細路不可盡數。如以五千步騎，令四州各為備禦，不

相會合，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。故置此城以扼要路。

即令自靈、環、慶、鄜、延、石、隰、麟、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，皆屬於賊，若更攻陷靈州，西取回鶻，則吐蕃震懼，皆為吞噬，西北邊民，將受驅劫。若以可惜之地，甘受賊攻，便思委棄，以為良策，是則有盡之地，不能供無已之求也。

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，則此軍所費，上出四川，地里非遙，輸送甚易。又劉琮方興屯田，屯田若成，積中有備，則四州稅物，亦不須得。

況今繼遷強盛，有逾曩日。從靈州至原、渭、儀州界，次更取柒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，次並黃河以東以南、隴山內外接儀州界，及靈州以北河外。蕃部約數十萬帳，賊來足以鬥敵，賊遷未盛，不敢深入。今則靈州北河外，鎮戎軍、環州並北徹靈武、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，悉為繼遷所吞，縱有一二十族，殘破奔迸，事力十無二三。

自官軍瀚海失利，賊愈猖狂，群蕃震懼，絕無鬥志。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，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、米逋、西鼠等三千，以脅原、渭、靈、環熟戶，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。賴聖謨深遠，不惑群議，復置此軍，一年以來，蕃部咸以安集，邊民無復愁苦。以此較之，則存廢之說，相失萬倍矣。

又靈州遠絕，居常非有尺布鬥粟以供王府，今關西老幼，疲苦轉餉，所以不可棄者，誠恐滋大賊勢，使繼遷西取秦、成之群蕃，北掠回鶻之健馬，長驅南牧，何以枝梧。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，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，西就胡盧河川運送。但恐靈州食盡，或至不守，清遠固亦難保，青岡、白馬曷足禦扞，則環州便為極邊。若賊從蕭關、武延、石門路入鎮戎，縱有五七千兵，亦恐不敵，即回鶻、西涼路亦斷絕。

伏見咸平三年詔書，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，蓋謂賊如猛獸，不怫其心，必且不動。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，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，彼或聚兵自固，則勿與鬥，妖黨才散，則令掩擊。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，賊心內離，然後大舉。

及靈州孤壘，戍守最苦，望比他州尤加存恤。且守邊之臣，內憂家屬之窘匱，外憂奸邪之憎毀。憂家則思為不廉，憂身則思為退跡，思不廉則官局不治，思退跡則庶事無心，欲其奮不顧身，令出惟行，不可得已。良由賞未厚、恩未深也。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，

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。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，卒能成大功。

大凡君子求名，小人徇利。臣為兒童時，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，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，悉以給與，非次賞賚，動及千萬。漢超猶私販榷場，規免商算，當時有以此事達於太祖者，即詔漢超私物所在，悉免關征。故漢超居則營生，戰則誓死，貲產厚則心有所係，必死戰則動有成績。故畢太祖之世，一方為之安靜。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，苟能用皇祖之遺法，選擇英傑，使守靈武，高官厚賞，不吝先與；往日，留半奉給其家，半奉資其用，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，保必勝之功也。

又戎事內製，或失權宜，漢時渤海盜起，龔遂為太守，尚聽便宜從事。且渤海，漢之內地，盜賊，國之饑民；況靈武絕塞，西鄙強戎，又非渤海之比。苟許其專製，則無失事機，縱有營私冒利，民政不舉，亦乞不問。用將之術，異於他官，貪勇知愚，無不皆錄，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，則久居者安心展體，竭材盡慮，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？

又朝廷比禁青鹽，甚為允愜。或聞議者欲開其禁。且鹽之不入中土，困賊之良策也。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，雖鹽禁不能困賊，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。蕃粟不入賊境，而入於邊廩，其利甚明。況漢地不食青鹽，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，所禁者非徒糧食也，至於兵甲皮幹之物，其名益多。以朝廷雄富，猶言摘山煮海，一年商利不入，則或闕軍須。況蕃戎所賴，止在青鹽，禁之則彼自困矣。望固守前詔為便。」

五年，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。自是蘢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，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砦柵，以為戍守。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，以壯軍勢，又請開道環、延為應援。真宗以其精心戎事，甚嘉之。戎人伺警巡馳備，一夕，塞長壕，越古長城抵城下。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，賊據險再突城隍，列陣接戰，重貴中重創，敗走之，大獲甲騎。有詔嘉獎，別出良藥、縑帛、牢酒以賜。

繼和習武藝，好談方略，頗知書，所至幹治。然性剛忍，御下少恩，部兵終日擐甲，常如寇至；及較閱之際，杖罰過當，人多怨焉。真宗屢加勖勵，且為覆護之。嘗上言：「保捷軍新到屯所，多亡命者，請優賜緡錢；苟有亡逸，即按軍法。」舊制，凡賜軍中，雖緣奏請者，亦以特旨給之。上以繼和峻酷，欲軍士感其惠，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加賜之。且以計情定罪，自有常制，不許其請。終以邊防之地，慮人不為用，遣張志言代還。既即路，軍中皆恐其復來。

六年，又出為幷、代鈐轄。將行請對，欲領兵去按度邊壘。上曰：「河東岩險，兵甲甚眾，賊若入寇，但邀其歸路，自可致勝，不必率兵而往也。」

景德初，北邊入寇，徙北平砦。車駕駐澶淵，繼和受詔與魏能、張凝領兵赴趙州躡敵後。契丹請和，邊民猶未寧，又命副將張凝為緣邊巡檢安撫使。事平，復還幷、代。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，或有當行極斷之語，官吏不詳深意，即處大辟。繼和言其事，乃詔：「自今有云重斷、極斷、處斬、決配之類，悉須裁奏。」先是，繼隆卒，繼和恥以遺奏得官。久之，遷西上閤門使。未幾，擢殿前都虞候、領端州防禦使。大中祥符元年卒，年四十六。贈鎮國軍節度，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吊。二子早卒。帝以其族盛大，諸侄皆幼，令三班選使臣為主家事。

弟繼恂，至洛苑使、順州刺史，贈左神武大將軍。子昭遜為供備庫使。

論曰：夫乘風雲之會，依日月之光，感慨發憤，效忠駿奔，居備要任，出握重兵，如是而令名克終，斯固可偉也。吳廷祚策李筠之破，如目睹其事，誠有將略。李崇矩秉純厚之德，感史弘肇之恩，保其叛亡之孥，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，坐謫炎海，固無先見之明矣；其子繼昌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，雖非中道，亦人所難。王仁贍征蜀，殺降附之卒，肆貪矯之行，鬱鬱而斃，自貽伊戚，尚何尤乎？楚昭輔當陳橋推戴，太祖遣之入安母后，亦必可託以事者；及為三司，善於心計，人不可干以私，然終以訐直，取寡信之名，何歟？處耘於創業之始，功參締構，克荊山，靖衡、湘，勢如拉枯，而志昧在和，勳業弗究，良可惜也；幸聯戚畹之貴，秉旄繼世，抑造物之報，嗇此而豐彼歟？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